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00
25 July 1985
CHINESE

第二六〇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7月26日星期四，下午3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奥乌多文科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成员国：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巴索勒先生

中 国

钱永年先生

丹 麦

格林尼特先生

埃 及

沙克先生

法 国

德克默里埃先生

印 度

维尔马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科汤德兰博阿先生

秘 鲁

卢纳先生

泰 国

甲盛实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穆罕默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伦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西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特斯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下午 4 点 4 5 分开会

感谢卸任主席

主席：因为这是七月份安理会的第一次会议，我愿代表安理会的成员国赞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部长埃罗尔·马哈巴先生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联合国代表迪·艾莱恩先生作为安理会主席在 6 月份所做的工作。我相信，在我深深赞赏他们在主持安理会上个月工作的丰富的外交技巧和礼貌时，我是代表所有安理会成员的。

主席的声明

主席：我还要通知安理会，秘书长由于要进行医疗检查而不能参加今天的会。我相信，安理会的所有成员都和我一样向他致以良好的祝愿。我们相信，他几天之内就能回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5 年 7 月 24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7351) 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5 年 7 月 25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7356)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国，我收到了古巴、肯尼亚、马里和南非代表的信，他们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根据惯例并依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我提议，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尼阿雷先生（马里）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奥列维阿先生（古巴）穆德霍先生（肯尼亚）和冯·希尔丁先生在安理会议事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1985年7月25日的信。来信说：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谨请安理会允许我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参加安理会对“南非问题”项目的审议。”

过去，安全理事会曾邀请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参加议程上问题的审议。根据过去这方面的作法，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主席：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

今天的安理会是应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其1985年7月24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7351）中以及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其1985年7月25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7356）中所提出的要求而召开的。

安理会成员收到了S/17354号文件，其中载有丹麦和法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案文。

第一位是法国代表发言。

德克默里埃先生（法国）：首先，我要说，我们是多么希望你能成为最有工作效率的主席。我们对此毫无疑问，因为我们在磋商中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你所具有的外交才干，我们对你担任主席感到很高兴，并祝你取得成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上月主持了大量紧张的会议，我国代表团同样注意到这一事实，请该国在此的代表转达我们对其外长主持和领导辩论的方式的赞扬。此

外，我要向我们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同事表示致敬，他表现出极大的智慧和外交才干。

“所有致力于公正与人权的人们是不能容忍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法国总理法比尤斯先生在前天作出上述声明时重申了我国众所周知的立场，我本人和我的几位前任曾在此多次阐述。法国坚决反对种族歧视，并拒绝接受它，特别是因为它已成为一种制度。

在我们今年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时，难道还要我回顾，联合国人民在我们《宪章》序言部分已经表明，他们决心“重申对基本人权、对人的尊严和价值，对男女平等权利等的信念”吗？外长在去年10月9日在纽约一次由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组织的特别会议上重申了这一立场。

法国与其它欧洲共同体成员国持有相同的立场；该组织成员国外长在7月22日表示，“对由于种族隔离制度导致的南非境内持续的人民痛苦的严重关切。”种族隔离制度是违反我们社会基础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的。正如法国外长迪马先生在布鲁塞尔提到的那样，只有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才能解决问题。不管是逮捕、肆意拘留、强行迁移居民的政策，还是由治安部队实施暴力的政策，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公民政治权利平等和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为基础的公正民主的社会，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

但我要再次引述法国政府首脑的话：

“……最近几天的事件表明新的和严重的局势恶化。南非政府宣布紧张状态、给予军队、警察一切权力、进行大规模肆意逮捕并下令向平民开枪，这就加强了其镇压行径。”

上述事实使我国政府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安理会的确有义务重新谴责种族隔离制度和其它由此制度所产生的做法，其中包括比勒陀利亚政府刚刚开始进行的大规模逮捕。安理会还应要求立即撤除紧急

状态并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 我在此特别要提及被投入监狱的 20 多年的曼德拉先生。 我国代表团提交安理会审议的决议草案促请本组织会员国对南非共和国采取一些措施。

对南非男女公民遭受日趋严重的痛苦，国际社会期待着我们能作出坚定而现实的反应。 我们正是以此种精神起草了案文，我们被要求表明立场。 有人可能会感到，该案文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他们的关切。 我们在这悲剧局势中所寻求的是国际社会的一致立场。

法国已经决定立即召回其驻南非的大使，并立即停止在该国不管是什么地区和什么条件下的任何新投资。

最后，我再次援引法国总理法比尤斯先生：

“从传统上讲，法国是一块充满人权与自由的国土。 它不能容忍基本人权遭残踏，而毫无反应。 我们希望许多其它国家同我们一道使公正与智慧在它们各自领土最终取得胜利。”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马克西先生（联合王国）：首先，我祝贺你担任七月份安理会主席。 安理会本月首次正式会议是在你的任期行将结束之际召开的，但在整个月举行的非正式磋商中，你表示出了理事会对其主席所期望的专业品质、公正态度和幽默感。

我也向理事会上个月的主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艾莱恩先生及其杰出的外交部长马哈比先生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衷心感谢，感谢他们六月份令人敬佩和杰出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国政府和英国人民对南非内部日益增加的暴力行动感到震惊。 这种暴力行动在过去一年中一直持续，至今为止已使四百多人丧生。 不仅是不同的种族集团成员之间、同时这些集团的内部都发生了暴力行为。 这是南非绝大多数人深刻的失望和挫折感所带来的不幸、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压迫不能提供答案。 南非政府必须解决根源问题：就是必须进行根本改革。

继上周周末在南非的36个区实行紧急状态之后，又出现了更多的死亡，数以百计的人未经指控而遭拘留。这些行动同那些未经审讯惨遭拘留的人一样，丝毫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只能加剧国内的紧张局势，加强国际社会对这一局势的关切。在英国，议会对南非局势的辩论一直持续到今天，7月25日的凌晨。

我们在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也同英国议会和公众一样，表示了愤慨。十国外长于7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一致发表了声明，谴责南非发生的所有暴力行动，呼吁中止紧急状态和释放所有根据紧急状态的条款而被拘留的人。十国同时又强调，首要要求南非政府同非白人社区的真正代表开始对话，以实现使黑人社区在全国一级获得适当的代表权这一明确目标。我相信，将对话作为首要任务是对的，因为必须通过谈判来向前迈进。

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在7月23日在伦敦对皇家英联邦学会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英国政府对目前南非局势的坚定的观点。

他回顾说，二十五年以前，当时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曾向南非议会发出警告：改革之风正吹遍非洲大陆，民族意识的增长是一个政治现实。杰弗里·豪爵士宣布，种族隔离是不可接受的，行不通的，站不住脚的。它违背了英国和英联邦的所有价值观念，两个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的社区——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和被剥夺了权力的多数人——的同时存在使得人们对之更为厌恶。令人最为厌恶的是这些不平等的现象是建立在种族歧视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些观点上，安理会、甚至整个联合国内部都不存在分歧。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必须尽早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对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国政府认为，必须选择在有关社区之间举行谈判和对话的道路，而不应选择武装斗争、暴力及由此造成的压迫。我们认为，假如安理会鼓励暴力将是极不负责任的行动。我们也认为，安理会必须严肃、冷静和负责任地审议其他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

要求采取我们根据过去的广泛经验，包括在南罗得西亚的经验已证实是无效的措施是不负责的。要求采取会对南非人民和邻近国家的人民产生破坏性影响的措施是不负责的，并不能实现我们都期望的目标。我们的共同立场应是在与南非的关系中，在施加压力和进行说服之中保持平衡，敞开联系的渠道和使人口中贫穷的人们取得经济改善的前景，同时坚持要求进行深远的改革。

杰弗里·豪爵士于7月23日指出，紧急状态极大地强调了消除根本不满的迫切的必要性。必须采取令人信服和有效的行动，创造信任的气氛，以同必须是黑人自己选出的真正领导人举行真正的对话。

杰弗里爵士呼吁南非政府采取下列行动：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公认的政治领导人；中止强迫迁移；中止未经审讯的拘留；结束紧急状态；逐步废除诸如通行证法和《团体区域法》这样的歧视性立法；对使所有南非人获得某种共同的公民身份作出承诺。

我们在本次辩论中的目标必须是说服南非政府采取这些行动，进行我们都认为是必须的影响深远的改革。我们的目标是要向南非表明：是可以有其他的办法来取代目前的暴力和压迫。如果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和责任感来对待这一问题，特别是如果我们表明确实存在的一致意见，那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主席：我谢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格鲁尼特先生（丹麦）：首先，我祝贺你担任7月份安理会的主席。我也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及艾莱恩大使的敬佩心情，他们在繁忙的6月份十分有效和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种族隔离制度再次表现出其狰狞面目和本色。南非当局最近宣布在一些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行动标志着那个国家的压迫行动的十分严重的升级。实际上，压迫似乎是白人少数对黑人多数提出的履行自己的合法政治与公民权利的要求的唯一答复。

我国政府再次强烈谴责这一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最近的措施显然是要维护这一制度。这些措施只会导致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造成的人类痛苦进一步增加，导致进一步的暴力和流血。

因此，为了所有有关各方的利益，必须立即结束紧急状态，毫不拖延地释放那些根据紧急状态条款被拘留的人。丹麦毫不含糊地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几个月之前安理会审议南非局势时也曾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立场。我国政府在实际和具体的行动中以许多方式执行这一政策，我们也曾强调安理会必须对南非采取强制性制裁。

种族压迫政策最近的表现明确表明有必要加强国际上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压力。必须让南非政府明白，在和平手段仍然可行的时候必须放弃种族隔离。

丹麦坚信，南非的局势严重危及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南非政府犯下了侵略罪行，破坏了和平，从而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条款。

在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强制性制裁以前，安理会的成员必须迅速进行合作，协调步骤，就针对南非的措施达成协议，这样才能有效地增加国际压力。

最后，丹麦是今天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

主席：我感谢丹麦代表对我担任主席所表示的祝贺。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首先想和前面发言的这位同事一样，感谢主席先生主持安理会会务的干练和公正的方法以及他的智慧和幽默。我代表美国代表团向你表示感谢。

我也想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外交部长和常驻代表，他们担任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主席，尽管我观察他们工作的时间很短，我要感谢他们明智和熟练地主持了我们的辩论。

这是安理会一些时候以来第四次开会讨论有关南非的问题。不安全和暴力使这一地区四分五裂，许多人遭受苦难。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军事进攻或人民建立国家的努力；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政府对付自己人民的手段。这样的讨论必须集中于主要目标：世界能做些什么来帮助铲除种族隔离，这种制度把非白人视为社会和政治上的低贱者。

我国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内战来铲除制度化的奴役和偏见。兄弟残杀直到可憎的种族主义制度被消除。我们不希望任何国家经历相同的流血，而只要有人想压迫别人，这是不可避免的。

自从种族隔离建立以来，美国以各种方式鼓励比勒陀利亚的领导人建立一个真正人道的政府。在本议事厅中的有些人尽管赞同我们的目标，却批评我们的方法。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尽力对南非政府的内部政策施加压力，除非完全从经济和政治上孤立比勒陀利亚就不会取得重大变迁。

然而美国坚信，这种孤立将导致更多的流血，加强南非经济的闭关自守，限制促进改革的外部影响，最终将增加我们试图帮助的人民的痛苦。

美国一贯谴责种族隔离的政策。里根总统的政府认为种族隔离对南非目前的悲剧事件直接负有责任。尤其是在目前的紧急状态下，我们期望南非政府以尊重所有南非人基本权利的方式行使职权。必须立即结束暴力和死亡，以使南非人能够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进行紧迫的和根本性的变革，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我国政府历年来多次在公开和非公开的场合向南非政府表明了自己的坚定信念：种族隔离迟早要把该国引向混乱。为了强调我们的认真态度，我们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例如，为了消除种族隔离，美国从1963年起就禁止向南非出售武器，美国在1977年与联合国一起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我们的规章实际上比联合国更严，限制美国向南非军方和警察出口某些联合国禁运中不包括的项目。美国在去年9月和其它安理会成员一起投了赞成票，禁止进口由南非生产的军火武器。我们已召回驻比勒陀利亚的大使进行磋商。

我们现在对贸易联系也施加了限制。我们不向南非提供官方贷款。基本上禁止进出口银行资助向南非的出口，除非是在极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必须积极反对任何实施种族隔离的国家动用信贷，除非财政部长向国会作出某种说明。美国贸易博览会不到南非去。我们还仔细检查控制犯罪工具的出口许可证，以防这类工具被用于推行种族隔离。

我们政府设法铲除种族隔离的方法是利用外交的力量，与南非支持和平与和睦的人一道努力，鼓励在南非的美国公司采取公平的雇用政策，资助使南非黑人能够受到更好训练和获得更多机会的项目，过去三年中已提供了3千万美元。美国的各阶层人民，我们的公司、新闻界、民权组织和其它机构都参加了这方面的活动。总之，美国的政策是有力量的。

此外，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已经起了作用，极端措施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决议草案的某些内容是反对种族隔离的合适的措施。我们对中止新的投资感到特别不安。这只能破坏最近几年来向黑人越来越开放的经济，这一经济已使黑人具有更大的力量来反对种族隔离。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南非黑人的人口将增加一倍，邻国成千上万的人也将来寻找工作。

美国将继续反对在南非的压迫。人类的尊严受到威胁。南非的局势十分危险。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国际社会应当采取负责的行动，建设性地施加影响，不要采取将与愿望相反的行动。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与我们一起采取负责的和建设性的行动。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代表澳大利亚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七月份主席，对你本月非常出色地进行非正式磋商活动表示赞赏。我也要代表澳大利亚代表团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他们典范地履行了自己在6月份的任务。

安全理事会今年已四次开会讨论南非政府推行的政策——种族隔离、纳米比亚问题以及南非对安哥拉和博茨瓦纳所采取的行动。我们感到遗憾，现在不得不再次开会讨论南非的行动。

澳大利亚3月8日在安理会的发言详细地阐述了我国对种族隔离的立场，我不再重复。然而，我要强调，澳大利亚从根本上反对种族隔离。种族隔离这一由国家执行的种族主义制度，受到全世界的共同谴责，这种制度由一套残酷的治安法维持着。它损失和耻辱了绝大多数的南非人，是南部非洲不断加剧的政治动荡和紧张的根源。

澳大利亚外长比尔·海登先生7月22日的讲话已经分发给安理会各成员。海登外长在讲话中强烈谴责南非政府在南非36个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海登先生敦促南非政府同南非黑人团体的真正领袖和代表进行对话，以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灾难。

1960年，在沙佩维尔大屠杀事件后，南非政府行使了紧急状态权。这次是1960年以来的头一次实行紧急状态。它授予南非军队和警察当局几乎无限的权力，可以任意进行逮捕、监禁和搜查并可以实行戒严，控制有关地区的动乱和抗议的消息。每天，非白人的南非人和一些勇敢的南非白人被剥夺基本人权。实行紧急状态表明南非当局决心不惜一切地维护种族隔离的制度。南非常说，南非是在极权制度的威胁面前捍卫民主的价值。而南非最近的行动再次表明这种言论是空洞的。镇压与暴力是极权主义而不是自由民主的手段。

很难得出确切的数字，但看来当局已拘留了八百多人——公布关于这些人的消

息是犯法的。除了在紧急状态法下被拘留的人以外，还有人被依据以前的法律规定拘留。还有许多人自7月21日以来在暴力中伤亡。

澳大利亚政府强烈谴责这些进一步在南非限制人权和政治权力的行动。紧急状态不会解决南非黑人的根本愿望与问题。只要人口的73%继续被法律排除在政治活动以外，南非就不会有稳定。

南非最近的一些涂脂抹粉式的改革努力并没有导致对话或政治稳定。相反带来了广泛的抗议和强烈的反对。南非政府声称已经开始改革的进程。但这一进程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而且已失去信誉。

紧急状态是在黑人激烈抗议政府宪法措施之后实行的。自新的歧视性宪法去年颁发以来，已有将近500人被杀，数千人受伤。南非政府与治安当局对正当的抗议进行令人震惊的大规模镇压。

黑人政治运动，包括民主联合阵线和阿扎尼亚人民组织，以及学生，教会和社团的领袖被捕。民主联合阵线领导的大部分人被指控叛国而受审。许多城镇的行政、教育和商业陷于瘫痪。

我们认为，紧急状态不能永久地结束暴力，而只会激起人民认为只有通过对抗和暴力才能实现真正进展。

挫折与痛苦的暴风雨笼罩着南部非洲。如果南非政府不抛弃对立，走向和解，大风暴即将来临。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南非政府在这些地区撤销紧急状态，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和被拘留者。

澳大利亚过去已多次表明，愿针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而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敦促联合国会员国在与南非的关系上采取一些措施。虽然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只有得到充分执行的普遍的经济制裁才能真正有效，我们还是可以支持S/17354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的。

最后我强调，澳大利亚政府并不赞同暴力。然而我们认识到，只有消除不满的情况，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与黑人的真正代表进行磋商，才有可能持久和平地解决南非的问题。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对我所讲的客气话。

钱永年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热烈祝贺您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相信，您的卓越才干和丰富的外交经验一定能引导安理会圆满地完成七月份的工作任务。

我还愿借此机会，对上月份的安理会主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和大使阁下出色地完成六月份繁重的工作表示感谢和钦佩。

主席先生，自从去年年底以来，南非种族主义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对反抗种族隔离的广大南非人民不断进行血腥镇压，使南非局势日益恶化。今年7月20日，南非当局又宣布全国36个城镇和地区处于紧急状态。对南非人民进一步地展开武装镇压，并使其合法化。据最近报道，仅三、四天内，就已有八百多人被逮捕，十多人死亡。消息传来，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无不感到愤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惨遭南非当局镇压和迫害的南非广大黑人群众深表同情，并坚决声援他们的正义斗争。

南非当局在八十年代的今天，还推行早就应该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野蛮的种族隔离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不少白人在内的广大南非人民的反抗，也受到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谴责。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曾经多次开会，并且通过决议，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要求彻底铲除种族隔离。但是，南非当局却置若罔闻，拒不执行联合国的决议、顽固维护种族隔离制度，并且变本加厉地推行野蛮镇压政策和对邻国的侵略政策。这是国际社会绝对不能容忍的。

南非当局为了蒙骗国际舆论，自去年以来，曾经玩弄所谓的“宪法改革”，“选举议会和总统”等花招。但是，广大黑人群众的基本公民权利仍遭剥夺。种族隔离制度并没有受到触动。当这一骗局被广大南非人民和国际社会揭穿后，南非当局马上又动用警察和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广大黑人群众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自去年九月份以来，已经有五百多人被无故杀害，几千人遭到监禁。南非当局采用上述欺骗和镇压的两面手法，只能暴露它改革是假，维护种族隔离制度是真。

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是适时的。安理会应该强烈谴责并采取紧急行动，立即制止南非当局对南非人民的野蛮镇压，责成南非当局立即取消所宣布的紧急状态，立即释放最近被拘留的无辜群众，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和所有其他黑人领导人，立即释放所有因政治原因被监禁的人。安理会应该进一步动员安理会成员国和国际社会，对南非当局采取各种制裁措施，声援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如果南非当局继续执迷不悟，拒不执行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安理会应该认真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其实行全面强制性的制裁。

主席先生，我愿在此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坚持不同南非当局进行任何往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争取种族平等的正义斗争，直到他们取得最后胜利。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和对我说的客气话。

萨弗伦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以苏联代表团的名义热烈祝贺您担任安理会崇高的主席职务。

我还愿借此机会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和常驻代表担任六月份主席时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是因为南部非洲的局势严重恶化。长期以来，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对非洲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挑战。这项政策在许多联合国决定中被说成是对维护国际和平的威胁。

最近，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大规模镇压那些赞同在该国铲除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士。7月22日晚上，它宣布“紧急状态”，这给予警察和军事当局对绝大多数人民采取无限制的专制行动的权力。数百人无故地遭到逮捕和监禁。群众民主团体的领导人也在捏造的叛国罪名下遭到逮捕。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动用了武装部队和大量的警察。近几天内，几十人被杀，几百人受伤。自去年九月以来，种族隔离政权杀害了五百多人。它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以掩盖对该国土著居民犯下的血腥罪行。

南非事态的发展只能引起世界各地的谴责和愤慨，南非爆炸性的情况要求安理会采取最果断的行动。南非最近事态的发展表明，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有许多花招，比勒陀利亚宣布的所谓宪法改革不过是变相的种族隔离。种族隔离给人民带来苦痛。这种制度并没有改变，它违反南非人民和其它非洲人民的基本利益。

今年1985年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在庆祝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建立联合国40周年的时刻，我们觉得，种族主义的这种不人道的意识形态至今还在继续，这是不能容忍的。

有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种族隔离领导人公然拥护法西斯主义。今天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些材料，表明，南非前首相维尔乌德先生在战争期间是《德兰士瓦人报》的编辑，歌颂万恶的法西斯主义，南非的另一位前首相沃斯特是亲法西斯恐怖主义组织领导人，现任的南非总统博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南非国民党的领导，它宣扬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反希特勒联盟。众所周知，这就是南非的执政党。这样说是要证明，比勒陀利亚政权是法西斯主义的继承人。

大家知道，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利用共产主义威胁的借口。现在，那一可恶政权的代表多次重复反共产主义的辞藻，他还会继续这样做。我们希望，至于种族隔离政策的真正目的，没有人会因此而上当。

种族隔离是万恶的，它是非洲的癌症，必须用外科手术割除。这就是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在今天的发言中，有些代表支持南非，这无助于形势，不会导致那一政权的消灭。我指的是谈到的某些有限的经济制裁。多年来，安理会，大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多次要求结束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并要求给予南非人民以充分的权利。

1985年3月18日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敦促比勒陀利亚政府结束对反对种族隔离人士的镇压，并主动采取消灭种族隔离的措施。比勒陀利亚当局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要求，继续践踏当地二千三百万人民的基本人权，并继续侵犯非洲邻国。显然，南非种族主义分子若不依靠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支持，就不会如此狂妄。美国领导人宣布和比勒陀利亚的“建设性接触”政策。这一支持使它能采取国家恐怖主义的政策，并进行残酷镇压。恰恰是华盛顿与比勒陀利亚的建设性接触导致最近几天种族隔离侵略性的升级。这加强了对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人的镇压和迫害，导致了对其邻国的侵略行动。

苏联强烈谴责身为北大西洋条约组织成员的一些西方国家给予种族主义政权的军事、政治支持；我们谴责美国同对比勒陀利亚当局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政策，我们并谴责它们谋使南非政权脱离政治孤立困境的企图。

所有非洲国家，不结盟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赞同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采取紧急和有效措施。许多国际论坛、非统组织、不结盟运动以及联合国大会的许多决定都包括这一要求。大会第39届大会强烈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不断的残酷镇压、暴力、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以及对非洲独立国家的不断侵略、颠覆和恐怖主义。

大会曾指出，只有在大多数人统治的基础上，通过给予统一的南非的所有成年人充分自由行使投票的权利、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建立一个非种族的民主社会，才能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南非爆炸性的局势。大会要求安理会审议把南非从联合国和组织系统中驱逐的措施，并要求安理会特别考虑根据《宪章》第七章可对南非进行的制裁。

苏联认为，安理会应承担起《宪章》给予它的责任，对南非现在的危险形势采取行动，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紧急和有效的措施，因为那一形势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南非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强调非洲国家的要求是有现实意义的，要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政策实施强制性制裁，我们完全支持这些要求。安理会必须使用它的权威来结束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大多数人民的镇压。安理会应作出贡献，消除我们时代最为可耻的现象，即种族隔离。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苏联是与那些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人站在一起的，我们将对于非洲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和争取自由和进步给予支持。我们的政策将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包括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将继续这样的政策，即，抵抗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我们将继续此种政策，来迅速消除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不幸的是，作为 S/17354 号文件分发的决议草案是远远不够的，远远落后于对南非政权应采取的行动，因为该草案执行部分没有真正能够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有效措施。因此，我们认为该决议草案还不够。需要大大的补充，因此，苏联代表团对此决议案保留自己的意见。

主席：我感谢苏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卢纳先生（秘鲁）：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担任7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相信，以你个人及其事业才干，你将确保本机构适当及时地履行《宪章》所赋予的崇高职责。

我还要祝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代表，他非常娴熟地主持了上月安理会的工作。

安理会在很短时间内再次开会审议由南非政府的顽固态度所造成的局势，该国政府力图在人权规范和管理国家之间关系原则之外寻求生存。南非无视联合国通过的各种强制性决议。这种长期的蔑视应使安理会仔细考虑采取具体措施结束对人类尊严侮辱的局势。

我国政治宪章提到人的尊严的优先性，提到人的尊严是平等的、是普遍的，这个尊严性是超越国家的。第一条提到，社会和国家的最高目标是人道主义。这也反映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上。所以秘鲁非常不安地注意到种族隔离制度还在一个国家内推行、镇压本国大多数人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我们还不安地看到，一些法律工具被用来巩固这个制度，使其制度永久化。而这个制度是大家都厌恶和唾弃的。南非政府现在在戒严令之下使用建立恐怖政权的手法和违反人类最基本规范的作法。永久镇压及其戒严令不过是南非种族主义制度建立于上的武装保障。

我们感到，对内和对外的这些措施都会对南非政府有些影响，有利于南非斗争中的人民。

我现在无需重复我国众所周知的立场，也无需重申我们在道义上的忠诚，我们要消除种族隔离以及任何对该制度的支持。我们要结束和释放这些被拘留的政治犯，撤消戒严令。因为戒严令践踏了基本人权和一些关于国家和国民之间关系准则。我们希望最终消除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

主席：我感谢秘鲁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冯·希尔丁先生（南非）：请接受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主席的良好祝愿。

首先，我要把我的话列入记录，我国政府不认为南非内部局势是可在安理会讨论的。此外，我们也拒绝理事会的双重标准。一方面讨论我国某些部分的戒严令，而另一方面又忽视其它国家的类似局势。

值得注意的是，要求召开本次安理会会议的是法国，它自己最近在新喀多尼亚这个法国殖民主义在太平洋的最后残余的岛上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据报道，法国安全部队的五千多名士兵被派到总人口为 146,000 人的新喀里多尼亚，以恢复当地的法律和秩序。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只是在前不久，在法属瓜德罗普群岛上发生了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据报道，人们在该岛首府立起了障碍，焚烧汽车。商店和政府办公室看来都关门了。显然，参加的人都是支持独立的人士，他们抗议对一名分离主义的战士的监禁宣判。

这些事态发展本身，如果不包括其长期的殖民残余的话，本应使法国看到解决诸如公民和政治权利这样的诉诸感情的问题所具有的困难。但法国并没看到这一点，同时却又认为应要求安理会召开本次会议，对南非处理一种更为复杂得多的局势加以谴责。

安理会是知道我国政府致力在南非进行的改革进程的。这一进程的目标是在南非实现我国所有社区都参加的政治体制。

南非政府随时准备同黑人舆论的代表进行对话和谈判，以便对我们的问题找到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法，满足南非所有人的合理的愿望。我国政府正努力建立将使所有人参加而没有谁支配谁的问题的政府结构。6月29日，我国总统在南非议会说了下列的话：

“我坚决反对那种指控我们的宪法目标违反了人权、尊严和自由而不分种族、肤色或宗教的文明概念的说法。我们的基本目标是使我们的人民能以彼此间自愿同意的方式相互进行合作。换言之，我们支持没有谁支配谁的政治参与。

“南非政府对我们的每一个人和社区享有的选举权的类型并没有一成不变的看法。可以是普遍成人选举权，或者是有资格的选举权，也可是二者的混合。

“重要的是满足南非人民的需要和愿望。

“我国政府支持以我们的情况为基础，根据我们的情况进行修改和改良的渐进过程。南非政府支持的自决原则为适应每一人口团体或社区最终可能希望做出的选择的无限可能性敞开了道路。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目标，而是方法——在不会破坏我们所有社团的生活的所有面的稳定和进步的情况下确保政治参与的最佳实际途径。”

然而，我们规定了一个条件，即应该宣布放弃以暴力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我认为，这是一个任何讲道理的人都会接受的合理条件。在这方面，我国外交部长昨天说：

“在南非组织暴力的人并不是要提高黑人的生活标准，也不是要建立一个黑人领袖在对影响到所有人利益的问题做出决定时拥有发言权的制度。对于那些反对将暴力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赞成通过对话和谈判的进程促进黑人利益，包括黑人政治权利的黑人领导人来说，大门是敞开的。

“正是由于建立包括南非所有社团的和平体制已表明是政府改革计划的结果，那些鼓吹马克思主义独裁的分子才采取行动来阻碍改革的进程，阻挠温和的黑人领袖或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黑人领袖在新的宪法体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当被问到为什么来自邻国的一百五十万工人来南非找工作时，这些人保持沉默。他们并不关心非洲其他地区数以百万计的饥民。他们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没有政治权利和新闻自由的状况并不关心，这正是由于他们心灵深处所想的是一种决不容忍一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暴政制度。他们的行动方针就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国总统呼吁所有南非人以相互谅解的态度来解决我国的问题，以容忍的态度来讨论分歧，以讲道理的态度来解决分歧。我国政府毫不怀疑，南非大多数人是希望和平解决问题的。如果允许那些将他人活活烧死的鼓吹暴力的人来决定我们的未来，那所有的南非人都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我国政治已开始了真诚的改革努力，这是显而易见的，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越来越多的非洲黑人站出来对此表示赞同。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鲁姆斯堡大学任教的一位加纳的经济学副教授乔治·阿依特埃教授在7月22日的《华尔街日报》中谈到非洲黑人国家中的反对派人士时说：

“许多领导人要么宣布政党为非法组织，要么宣布本国为一党制国家，消灭反对党。许多反对派人士神秘地失踪……”。

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

“对非洲黑人国家运用较低的道德标准暴露了对黑人的一种污辱性的双重标准。”

在南非煽动动乱的目的一直并继续是破坏改革进程。持温和意见的黑人领袖遭到了暗杀、谋杀、放火行动的恫吓，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遭到了威胁，目的是防止他们参加谈判进程。

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允许无法无天的状况放任自流。极端分子进行的过激行动已令人难以置信。除了谋杀、放火和随意破坏财产的行动之外，这些分子还从事了诸如将人活活烧死这样的野蛮行动。受影响的黑人居住地区的基本服务设施已停止，交通中断，街道上堆满了垃圾，出售生活必需品的商店被捣毁。当地的居民，主要是黑人走出自己的家外都要为安全担心。正是为了对付这样的状况。当局才需要更多的权力。当局几个月来一直在试图以可运用的正常权力恢复秩序，但均无效。

昨晚南非反对派报纸以“停止暴力或者我辞职”的通栏标题报道称，对我国政府并不友好的图图主教曾说，如果敌人上星期六杀死了一个女人，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会离开南非。他说“如果你干这种事，我就很难替解放事业发言”。图图主教讲的并不是白人与黑人的暴力，而是黑人对黑人的暴力。安理会成员一定看到当地的电视报道的暴行和主教讲的话。

安理会必须认识到，如果有可能恢复秩序和正常，我们当局早就做了。但是暴行超过一定程度，无法用正常行动来控制，有必要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

我们充分认识到这种行动将在国内和国外产生什么后果，但我们觉得有责任，不管后果如何。我要强调，紧急措施不是要保护白人的生命和财产，而是黑人的生命和财产。

我有种印象，有些理事国宁愿希望我们忽视黑人的呼吁，要求当局停止影响他们生活的行动。

法国人不是自己发现在动乱时需要额外安全措施的吗？在新喀里多尼亚和瓜德里普岛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呢？我们是否应该谴责他们的反应呢？需要安理会审议吗？一夜之间就可以进行政治改革，就可即刻结束这种暴行吗？

法国总理对南非改革的事业危害不浅。法国自己的经验应该使他认识到自己政府的行动不是很光采的。他建议的措施对他要帮忙的人民只会带来害处。南非黑人将是首先受到破坏南非经济的措施的影响。这是否是法国总理的目的呢？

我向安理会保证，我国政府采取的额外措施在南非谁都不喜欢。一旦暴力减少，我们会停止执行。我们将继续对话和辩论，安理会不管讲什么，计划什么，我们都会继续为所有南非人民的最高利益采取行动。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反种族隔离特委会主席加尔巴阁下。我请他在议席就座并发言。

加尔巴先生（反种族隔离特委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感到无比高兴。我们特委会非常珍惜贵国对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作出的贡献，以及你作为副主席对特委会的工作作出的贡献。

我也想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和常驻代表，后者也是特委会的成员。他们非常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6月份的工作。

安理会在去年8月17日通过了第554(1984)号决议,谴责所谓南非新的宪法,谴责了由有色人和亚裔人不同的议会的选举,警告这种会进一步加剧南非爆炸性的局势。请求秘书长提出报告,决定继续审议局势。

种族隔离政权完全蔑视安理会,推行种族主义宪法,引起被压迫多数人的合法抗议。它想通过暴力和军队来对付非常城镇,扣留和平抗议的领导人,说他们卖国。

今年3月12日,安理会关心镇压和屠杀加剧了已经是爆炸性的局势,通过了第560(1985)号决议,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要求它停止镇压,再次要求秘书长提出报告。它再次决定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比勒陀利亚政权再次完全蔑视安理会,变本加厉地进行屠杀与镇压。在沙佩维尔大屠杀二十五周年,四十名黑人在奥伊腾哈赫的一次出殡中被警察杀死,此后发生了进一步的暴力,包括屠杀手无寸铁的博茨瓦纳难民。

尽管暴力和镇压升级,种族主义政权仍然未能扑灭被压迫人民的反抗。人民无路可走,只得为争取基本权力而斗争。种族主义政权现在宣布紧急状态,授权军警对黑人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进行逮捕、搜查、酷刑、或至杀害,并通过新闻检查来封锁关于他们罪行的消息。

自上星期六实行紧急状态以来从南非传出各种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不想在安理会重述这些消息,但我必须强调,形势极为严重。

安理会面前的问题不仅是对捍卫《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原则的人民的镇压的升级。也不仅仅是象沙佩维尔、索弗托和奥伊腾哈赫之类的大屠杀。这些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黑点。这里牵涉到的是成百万人民的生命。

每种种事件表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是个恐怖主义的政权,只懂得以暴力对付人民正当的抗议,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白人种族统治。说这种无法不天的政权能恢复法律秩序或进行改革,是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污辱。

安全理事会一再地承认，而且在最近的第554（1984）和560（1985）号决议中承认被压迫人民争取一个统一、非种族、民主的南非的斗争的合法性。这必须是讨论目前南非严重危机的出发点。

南非被压迫的人民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运动，其动力已受到承认，在一代人中赢得了二个诺贝尔和平奖，一个给已故的艾伯特·鲁图里酋长，一个给德斯蒙德·图图主教。这一运动值得我们的尊敬，在目前关键的时刻，需要我们的声援。

我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提请大家注意，安全理事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前夕，不需我提醒安理会各成员也知道，联合国自1946年第一届联大以来，一直在审议南非种族主义的问题。联合国通过了几百项决议，而比勒陀利亚每次都悍然违抗。

安理会没能根据《宪章》履行自己的责任，因为某些常任理事国顽固地保护种族隔离政权，使其不受国际制裁，因为它们从对黑人的残暴镇压中获利。

我必须提出，早在1952年，亚非国家要求联大考虑由种族隔离制度而造成的种族冲突问题，指出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安理会在六〇年沙佩维尔惨案之后认识到了这一威胁。但西方常任理事会多次反对根据《宪章》第七章决定南非局势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实行制裁和其它措施。

比勒陀利亚政权已进行了无数次的屠杀。它对安哥拉、博茨瓦纳、赞比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莱索托、甚至塞舌尔进行侵略和恐怖活动。但在某些西方国家眼里，这并不是对和平的威胁，也谈不上对和平的破坏，因为它们认为，臭名昭著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它们所进行的各场战争中”一贯站在它们一边。这完全是歪曲历史。

我们认真地听取了美国常驻代表的发言。他的发言离题甚远。种族隔离的问题远远超出沙利文原则所鼓吹的小的经济制裁，甚至美国在南非做生意的公司也不遵守这些原则。种族隔离不只是美国公司提供一些同等的就业机会的问题，而这些公司黑人劳力工作、生活的条件有辱于人格尊严的价值与意义。

种族隔离首先否定多数人自决的权力，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试问，所谓沙利文的原则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多次指出，种族隔离是不可改革的，必须彻底根除。其非人道的罪恶的压迫性是无法减缓的。

我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指出，在这一严重关头，安理会至少也应当明确决定，指出根据《宪章》第七章规定，南非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假如某个成员国认为，根据《宪章》，对黑人的大肆屠杀、对独立非洲国家的不断攻击不构成对和平的威胁，就请它站起来讲清楚。

南非被压迫的人民有权期望安理会采取具体、有意义的行动，结束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

最后我要指出，1975年，在联合国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联大通过3411c (XXX)号决议，宣布：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南非被压迫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以及因进行斗争反抗种族隔离政策而被监禁、受限制或被放逐的人负有特别责任；”

整个非洲大陆深深地感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镇压多数人民的羞辱，而且认为南非人民斗争是自己的斗争，但是，不能把南非问题看作只是非洲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地看到，法国政府建议召开这次安理会会议。我希望这一建议将会鼓励各国积极地帮助联合国消除种族隔离。

谢谢您，主席先生；通过您，我感谢安理会各成员给我这一机会，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发言。

主席：我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马里代表，他希望以七月份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身份发言。

尼阿雷先生（马里）：主席先生，首先，我愿以非洲集团的名义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热烈祝贺您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特别高兴，因为您所代表的国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个友好的国家，对自由和尊严的坚定承诺使她充分理解非洲人民的苦难。

我还愿感谢上个月的安理会主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安理会工作。最后，我感谢您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邀请我在此以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身份发言。

安理会今天开会，审议自1985年7月20日在36个南非黑人城镇宣布紧急状态以来南非出现的严重局势，紧急状态授予治安部队无限的权力，逮捕、折磨、暗杀该国的所有黑人反对者。博塔政府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想要屠杀人民，并巩固和长期维持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自宣布紧急状态以来，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府拒不提供任何消息，这证明，该政权正通过掩盖其不道德和野蛮的行径的手段，准备强化其恐怖统治。

种族隔离的最新罪行表明了反对在南非实现自由的徒劳企图。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顽固态度受到某些作为其盟友的西方国家的纵容。

显然，最近的行动只是一系列强化种族隔离政权并使白人少数统治永久化行动中的一个。

比勒陀利亚政权坚持这样一种思想，人们不能指望使其领导人参加能改变其不合时代的结构的建设性对话。在不放弃种族主义思想本身的情况下，对通过对话在该国实行内部改革抱有幻想，这纯粹是一种加强镇压机器的消极作法。

种族主义政权的规定和所作所为是问题所在，彻底铲除种族隔离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国际社会紧迫地需要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压力，以迫使它恢复南非人民的合法权利，在人权的普遍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不能分割的和民主的南非。

非洲集团谴责建设性接触政策和与种族隔离勾结的所有其他形式，因为它们纵容种族主义政权坚持其顽固不化的态度。非洲集团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对种族隔离和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日益构成的威胁承担责任。非洲集团要求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必要措施，彻底孤立种族隔离。非洲集团重申，声援南非人民和其解放运动争取自由、公正、和平和进步的正义斗争。

安理会应该使比勒陀利亚醒悟，宣布紧急状态必将恶化南非本土和整个南部非洲中的恐怖和冲突。

主席：我感谢马里代表对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我本人说的客气话。

沙卡尔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看到您主持本次会议，以审议我们大家极为关切的问题。

安理会刚刚结束了三次连续会议，审议南非政府违反国际法原则，拒不执行联合国各项决定，永久占领纳米比亚和侵犯邻国的行径。现在，安理会再一次不得不召开会议，审议南非的恶化局势。这种局势是由该国政府推行的政策所造成的。它将紧急状态强加于黑人居民头上，并剥夺了他的平等权利和人的尊严。

我要感谢法国政府作出决定冻结所有对南非的新投资，并从该国召回法国大使。我们还要感谢法国昨天倡议安理会召开会议，以审议南非的恶化局势。我们还要感谢非洲国家集团今天做的一切。法国采取的措施是其他国家将采取的其他措施的先兆，这些国家迄今为止不愿意采取这种措施。

现在应讲清楚，南非局势形成的原因以及令人遗憾的事件的发生，对黑人的镇压、暴力行为，所有这一切的唯一原因是南非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对国际良知的侮辱。比勒陀利亚政权想掩盖这一点是决不能得逞的，也绝找不出为紧急状态进行辩解的任何理由。紧急状态给治安部队以充分权力，允许他们镇压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

当安理会最近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比勒陀利亚政权是建立于暴力之上的，并不仅仅限于国内。最近，它对邻国采取的行动表明，它对黑人居民采取行动时是不顾一切的。这造成了几个月中500名黑人死亡，近月来并发生了大规模的肆意逮捕。

在宣布紧急状态以来很短的时期内的统计数字表明，他们逮捕了許多人，我们对于受伤和被逮的人数有很大保留。因为数字来源于比勒陀利亚政权本身，它们宣布了紧急状态，禁止中立人士访问有关地区。

国际社会痛心地看着比勒陀利亚采取的行为，其基础是种族隔离政策及对黑人居民的压迫。最近几个月，这种情况日益恶化。特别是宣布黑人居住区的紧急状态以来，它们有充分的自由决定黑人的命运，世界上各种信仰的人们都要求，结束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权，现在，世界各国政府，特别是那些与比勒陀利亚保持密切联系的政府，必须施加所有影响和压力，让那一政权听取理智的声音，不能再隐瞒真相的。很明显，它们企图使国际社会相信它们的所有伎俩都失败了，让比勒陀利亚听取理智真音的努力也失败了。

过去，我们多次说明，安理会有责任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接受安理会决议，因为比勒陀利亚仍在无视这些决议。我们已说过，允许这一政权继续其政策将会造成流血冲突，其后果将不仅限于南非，而是整个南部非洲，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当前事态证明了我们的预言是正确的。

因此，国际社会必须担负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安理会有责任毫不犹

豫地根据《宪章》采取措施。任何拖延不仅会影响安理会的威信，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及将来的有效性，这还将会对南非居民、不管居民肤色如何，造成不可预见的后果，如果我们推迟执行第七章的制裁措施。

安理会必须要求南非废除对黑人居民宣布的紧急措施，并废除所有其他镇压措施。我们必须宣布这一局势带来的一切结果为无效，必须要求比勒陀利亚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自由战士尼尔逊·迈德拉。

安理会有责任要求南非政府与黑人代表举行真正的对话，以及南非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使所有居民，不管其肤色如何以平等的地位参与执政，从而废除种族隔离政府。

安理会有责任使南非清楚无误地了解，如不听取这些要求，将迫使安理会行使《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安理会必须使比勒陀利亚明白，如果继续推行不能接受的种族隔离政策，世界准备要它付出很大代价。

埃及重申，支持南部非洲的兄弟，毫无保留地支持南非兄弟们的英勇斗争。以争取实现民主和平等。我们深信，为自由而战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它将带来真正的进步，最终恢复充分的权利。

主席：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韦尔马先生（印度）：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七月份主席的职务，尽管这是第一次会议，而且是第一次主持会议，并进入了你任期的后期，但我们仍深信，你干练的外交技能、智慧和忠于职守的精神及乐观态度，使我们相信，工作会取得圆满的结果。

还请允许我祝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阁下以及艾莱恩大使，祝贺他们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六月份的工作。

我们欢迎并赞赏法国关于召开安理会的建议，审议南部非洲恶化的局势。这一倡议得到了非洲国家集团的核可。该集团也要求安理会审议这一问题。

南非目前的灾难性事件不足为奇。那些暴力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种族主义分子所造成，他们杀害，伤害无辜人民，并肆意逮捕和囚禁这些人们，这和南非在上星期所执行的紧急状态对他们来讲都是司空见惯的了。我们早就熟悉这些野蛮的行动，这一已遭到我们谴责的政府，以及非人类的作法而带来的危害。现在所谓给予警察和武装部队的紧急权力使它能对大多数南非人民犯下同样的罪状。他们屠杀、酷刑、囚禁以及骚扰而不遭惩罚。

印度政府强烈谴责南非采取的紧急状态。正如反对种族主义特别委员会在7月24日的发言所说那样，可以说是对南非被压迫人民的一次宣战，对反对种族隔离人民的一次宣战。如果种族主义政权希望通过采取这种绝望的作法能够制止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民斗争进程的话，它是注定要失败的。

沙佩维尔、索维托、十字路口和粤伊滕哈赫等地方说明种族隔离政权对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所采取的暴力行动。同时也可以说，这些地方大多是南非人民英勇斗争的里程碑。他们为自主、自由和人类尊严而斗争。南非反对种族隔离全国范围的示威游行以及坚决拒绝所谓制宪改革的罢工、抵制等都表明，南非人民是英勇不屈的，他们利用这一机会，恫吓和恐怖政策是不可能压垮他们的无畏精神的。

我国代表团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再在此声明，安理会在这种具有爆炸性情况是有责任的。因为它到目前为止不能采取有效行动。而且特别是理事会当中那些阻止安理会对种族隔离采取有效和坚决斗争的人更要承担责任。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是一种暴力制度，是以暴力滋长的，而且无辜人身受其害。不能予以改革，只能予以消除。耐心和说服无济于事。安理会通过的无数决议亦为如此。比勒陀利亚无视国际舆论。南非人民决心用一切措施根除种族隔离。如果安理会不能采取有效行动的话，他们将自己采取行动，以动员人民起来斗争。种族主义恐怖所造成的暴力和流血循环只能进一步加剧。

因此，安理会再不能犹豫不决，而应采取决定性行动。无疑，南非局势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是造成威胁的。不结盟国家深信，只有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甲盛实先生（泰国）：主席先生，首先我代表本代表团衷心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7月份主席。我国代表团深信，你干练的外交技能与你孜孜不倦的工作一定会有助于安理会审议这一重要问题。

我要向你的前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阁下表示祝贺。祝贺他对纳米比亚问题进行了审议并取得圆满的成功。这是我们庄严的安理会所一再审议的工作成绩之一，他一直指导着我们的工作。

我也要对艾莱恩大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当之无愧的赞赏，我们赞赏他干练果断地主持了安理会6月份的工作。

安理会今天举行紧急会议，以答复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非洲集团国家所一起提出的要求，以审议南非最近的事件。我们完全支持及时举行这次会议。那一国家现在的事件不仅构成对民主进程的否定，使热爱和平的人民深表关怀，同时也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我国代表团关切地注意到南非恶化的局势。此外，最近南非政府所采取的罪恶行动带来了巨大痛苦，任意逮捕成百上千的黑人，进一步表明种族隔离政策和作法的无人道程度。这种可耻而虚伪的作法可以从比勒陀利亚政权代表发言中见到，特别是他说，紧急状态只是保护黑人的生命和财产。

我国代表团认为，当今动乱的根源是种族隔离制度，特别是由于它剥夺大多数黑人合法权利而造成的，以及继续推行对他们压迫的作法和制度所造成。解决这一问题的公正办法只能彻底消除种族隔离，以建立起非种族的民主社会，在其中，人们不管其肤色如何能够自己作主决定他们的未来。

我国代表团同前面发过言的代表一起向那些已经作出和正在作出巨大牺牲继续

他们的斗争以争取建立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向男女老少们表示我们的尊敬。这一社会的基础是种族平等和人类尊严，并在他们土地上消除种族隔离灾祸。

南非政府继续傲慢地无视安理会的决议，继续以蔑视和厌烦的态度对待安理会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和我国代表团的深切关注。泰国对种族隔离的立场一直是明确和一贯的。我国政府最强烈地谴责种族隔离，毫无保留地支持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尽早根除这一制度的一切手段。

因此，我国代表团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今年7月在36个地区实施紧急状态的做法，这一做法不仅将加深南非黑人多数的痛苦，同时也将使紧张局势恶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要求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停止其种族隔离的政策和做法，停止压迫黑人多数，这一压迫随着宣布所谓紧急状态而变得肆无忌惮，使实施紧急状态的36个地区的情况恢复正常，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政治和被拘留的人，毫不拖延地执行联合国的所有有关决议。

主席：感谢泰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巴索勒先生（布尔基纳法索）：在讨论实质问题前，我首先真诚地祝贺你担任7月份安理会主席。你的伟大的外交品质和对人与人关系的深刻的了解已引起安理会所有成员的敬佩。我们相信，在你明智和积极的指导下，我们的审议将有助于南部非洲人民，他们由于自己对公正的信念和对自由与独立的深切渴望而遭到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迫害。

我也要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部长及艾莱恩大使表示敬意，他们在6月份主持安理会时做了杰出的工作。

近一个月来，安理会不断碰头，讨论令人憎恶的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采取的不负责任的政策给整个南部非洲造成的后果。安理会正努力寻求途径，以使纳比亚能摆脱南非政权的殖民和种族主义统治。就在这个时候，从安哥拉和博茨瓦纳传来了这两个国家的国家主权遭到破坏，产生了通常的后果的消息。

现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通过宣布紧急状态，在推行其方案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方案的目的是要永久统治那些由于其肤色而一直遭到其压迫的人民。

国际社会似乎再次消极地观看这一发展。尽管许多国家已经并将继续谴责我们的南非兄弟最近遭受的暴力升级，但一切迹象都使人认为，将在全世界各地发出的谴责的力量不足以中止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阴谋。

滥捕和非法拘禁将继续。如果人们容忍给予一支盲目和不加控制的警察部队的无限权力，伤人数将会数以十计地增加。

这种对邻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进行的侵略的深刻含意，这种以一切手段，主要是暴力来永远压制自由战士的声音的无法消除的愿望寓于国际帝国主义这一更庞大的范畴之中。

在纳米比亚、安哥拉、莱索托和博茨瓦纳及目前在南非本身发生的事件——我指的是种族主义政权在整个南非进行的恐怖活动——是同一逻辑方式的一部分：一个从各方面、从内到外都遭到攻击的政权徒劳地龟缩进自己的最后堡垒，为了生存，这一政权只信奉暴力。

这整个经过仔细配合的方式只不过表明其必然崩溃：一个人人痛恨、万人谴责的政权临死前痛苦的嚎叫，这个政权感到自己的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正在收缩，就像鲨鱼一样。

南非人民正在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国际社会还要允许他们由临死挣扎的患有偏执狂的南非种族主义者宰割多久呢？

在我们这方面，我们说现在应当使用南非唯一理解的语言：武力的语言。关于安理会，这应当反映在根据《宪章》第七章立即对该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如果安理会这样做，我们希望它将这样做，那它就不会试图避免采取这一最终的解决方法。

我们欢迎法国的倡议，这一倡议是我们今天开会的原因，布尔基纳法索国家元首给法国密特朗总统写了一封信。我引证：

“我国人民及其政治领导人，我们的革命和我本人高兴地履行责任，非常真诚地祝贺你，并向你表示：我们坚决支持你的政府最近根据法国的革命传统，对南非的法西斯分子采取的勇敢的行动和正确的措施。布尔基纳法索人民一如既往，对这一政治决定表示致敬，同时高兴地注意到，兄弟的法国人民已认识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本质。这一政权只不过是二十五年前曾并肩反对的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翻版而已。

“对于那些由于天真或由于抱有虚伪的愿望，以便麻痹我们良知而继续鼓吹对话可以中止种族隔离的人来说，你的态度做出了榜样。

同样，我们现在要认识到这个政权的屠夫的性质。各国人民都有责任，我们希望我使用所有经济和军事手段来永远在地球上根除人类的这一癌症。

法国政府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深信南非黑人兄弟将感到满意。所有人，不管肤色如何，只要对人都有有一种兄弟感情，都会感到满意。我们将继续进行这光荣的斗争。

有些人对他们的斗争悲观，斗争不彻底。

我国人民坚决不断地支持法国人民这一崇高的斗争。这斗争是世界闻名的，我们支持你们英勇行动，并呼吁其它西方国家再次热爱所有人的自由，同时，我谨以革命的名义向你保证，我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依然如故。

我们欢迎法国的倡议，举行会议，我想说这个倡议的结果将更有效，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强烈措辞的决议草案。我们希望安理会采取所有行动，合理解决这一问题，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情况并非这样，因为法国的决议还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希望，磋商能使安理会达成一致意见。

主席：我感谢布尔基纳法索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主席先生，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贵国进行史诗般的斗争，40年前为消除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斗争。我们今天开会再次审查南非法西斯主义的重演。

我再次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和常驻代表，他们建设性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的工作。过去三次会议的同样的罪犯就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首先是因为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破坏大会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违背了国际会议的决议；第二次是因为它企图炸毁卢安达的卡宾达石油设施；第三次是它对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的攻击。

今天，我们看到了某些代表团在大会和安理会上所说的话的证据，那就是南非关闭了所有渠道，无法对话，黑人已经站起来要求自由和尊重。

十几个村镇被摧毁，很多人无家可归，军警公开镇压百姓。在过去10个月中很多人受害。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要求在他们出生的地点要求种族平等。大家必须认识到这些群众将斗争到底，消除种族隔离。只有这样才能有和平。

我们还能容忍多久呢？这不仅是违反了人权，而是可耻的种族灭绝行动，这个行动已经恶化了，因为他们宣布紧急状态。众所周知，种族隔离开始以来他们任意捕捉人民，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许多人不经审讯就送入监狱，他们一点也不尊重国家的法律。

然而，博塔先生这一措施只不过是垂死挣扎的恐怖行动。种族主义政权经常采取这样的行动。谁知道明天将采取什么样的阴谋？也许他们会声称他们必须轰炸某些邻国防止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爱国者来推翻他们。

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措施，停止这种不人道的现象。人类不能再漠视对南非黑人的种族灭绝行动了。我们希望借此机会从安理会呼吁所有的志士作出一些努力，最终消除种族隔离罪恶。

今天，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回顾我国的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话：“每当一个人被剥夺了思考权的话，我认为我的一个孩子就被残杀了。”

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在本世纪末仍有这种可恶的政权。有的人用各种论点支持南非，他们现在看到了他们政策的后果了。我们希望，那些提倡“建设性接触”政策，对南非采取纵容态度的人现在能改变，以避免帮助南非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继续，受害者不仅是南非黑人，还有邻国。没有任何借口不更根据《宪章》第七章对种族主义南非采取行动，或拒不听取人类的疾呼。

我还要引证伟大的何塞·马蒂的话：冷眼看见别人犯罪而无动于衷等于自己犯罪。

1985年6月，安理会通过第566(1985)号决议，敦促：

“尚未这样做的联合国会员国，应即考虑针对南非采取适当自愿措施，可包括以下各项：

- (a) 停止新投资和为此实施抑制措施；
- (b) 重新审查与南非的海事和航空关系；
- (c) 禁止出售南非金币和在南非铸造的其他各种硬币；
- (d) 对体育和文化方面的关系加以限制”。

(安全理事会第566(1985)号决议)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有些国家已在这些方面采取了行动。我们敦促尚未这样做的国家采取这种措施，以加速人类历史上这一悲剧的结束。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必须承担起责任，呼吁南非政府明确、立刻地废除对黑人的歧视性法令，即一劳永逸地结束种族隔离，立即结束博塔最近宣布的紧急状态，无条件地释放已在种族主义的监牢中被关了21年的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由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而被监禁的政治犯。如果南非不听取这种呼吁，我国代表团认为，局势将变得更具有爆炸性。成千上万的人将在争取在南非的自由和平等的道路上流血。

因此，我们中每一个人今天都有义务呼吁结束对一个民族的灭绝，罪犯是一个失去理智的政权，它同四十年前企图践踏乌克兰土地的那一政权一样罪恶。

为南非境内的自由与种族平等而牺牲的勇士们永垂不朽！

最后，我想引证何塞·马蒂的话：“我们并不是为少数自私者的利益而工作；我们是为了加入未来烈士的行列而努力”。

主席：感谢古巴代表对我国与我本人所讲的客气话。

这一位发言的是肯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德豪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谢谢您，并通过您，感谢安理会成员允许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重要的讨论。

非洲刚才由其主席代表发了言，我这一发言要表示完全赞同他的发言。

我们感谢法国代表团倡议召开这次安理会会议；我们非洲集团同法国一起要求召开这次会议。

这次安理会会议召开正当数百个黑人家庭哀悼他们家人的去世，埋葬被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残酷杀害的无辜的妇女、儿童和男人。

南非黑人的唯一罪行就是坚持争取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包括祖国公民权和完全自由地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

但种族隔离政权绝不接受任何这些要求。他们告诉南非黑人数，必须服从白人种族主义独裁者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他们傲慢地认为，他们有权力在自己的国境内实行非人道的制度。这种态度得到他们西方盟国的支持。种族隔离政权竟敢叫国际社会不要管它的事情。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哀悼事情的发生，乞求南非政权放松它的屠杀行为。

种族主义政权企图蒙骗世界，声称它只是努力在自己的国内维持治安。它的盟国也滥用《宪章》，声称虽然它们拒绝种族隔离，但应让南非管理自己的事情，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反对种族主义政权及其支持者的理论。我们坚信，南非所发生的令人痛心的严重事件既不是新问题，也不是内部问题，国际社会通过安理会不能对此不闻不问。这不是新问题，因为南非黑人已经在实际上存在的紧急状态下生活了多年。他们自己的家庭根本就没有自己的隐室，被随便逮捕、拘留是家常便饭，更不要提当局的滥杀无辜了，这一切都已成了他们日常痛苦生活的一部分。

同样，种族主义政权最近采取的行动不只是维持治安的做法，而是企图永久维持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长期来多次谴责种族隔离政权，该政权继续无视世界公众舆论、包括全世界最高法庭的咨询意见和安理会的意见，这不仅充分证明，我们迄今为止采取的措施都是不足和无效的，因而世界上其他国家有合法的责任代表千百万遭受该政权迫害的非洲黑人说话，而且这也雄辩地揭露了这个国家无法无天的真正面目。

因此，种族主义压迫者以自己的所作所为丧失了任何代表所有南非人讲话的权利，更无权假借维持治安为其罪恶行径辩护，他们自己正在破坏无辜的、爱好和平的南非黑人的生活。阅读一下今天《纽约时报》上引用的种族隔离政权总统说的话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他说：

“南非对其人民负责，在怎样做才最符合南非人民利益的问题上，不听外国政府的吩咐。”（《纽约时报》A版，第6页）

主席先生，尽管我们承认，根据《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以及国际法，除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之外，任何国家，更不要说联合国，无权干涉他国内政，但正如我已经说的那样，种族隔离已被斥为对人类的犯罪。因此，促进这种罪恶的种族隔离或任何行为，不能是南非的一个内政问题。无论如何，当罪恶政权的领导人说，他们拒绝外人发号施令，决定怎样才对南非人有益时，人们不禁要问：根据他们的定义，什么人算是南非人。他们能否当真说，彻底征服占该国绝大多数人口的黑人证明了白人种族主义少数的智慧，国际社会必须赞扬它、支持它。无疑，任意逮捕、拘留和无故杀害无辜的黑人儿童、妇女和男人不符合南非白人和黑人的最高利益。

总之，我国代表团对目前南非局势、尤其对生灵涂炭、财产被破坏深感痛心。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是这场悲剧的根源。种族主义政权必须认清现实：任何镇压或蛮力都不能永远压制大多数被压迫黑人的愤怒和沮丧。

因此，我国代表团相信，第一，需要严格地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以对其施加更大的压力。第二，我国代表团认为，种族主义政权应立即与该国的不同种族进行对话，以便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制度。第三，种族隔离政权应立即地、无条件地释放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在内的所有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人，以推动和平政治解决罪恶的种族隔离问题的进程。

请允许我在结束发言时，宣读一下肯尼亚共和国总统莫伊阁下昨天在一些南非黑人城镇处于紧急状态后发表的声明：

“肯尼亚共和国政府因南非政府最近宣布一些黑人城镇处于紧急状态深感悲痛。过去二年中，南非不断加剧的政治骚扰和社会暴力，向全世界宣告了南非政府完全无视世界舆论和压力而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彻底失败。南非黑人和学童目前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政治示威运动和起义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发出的明确警告：现在，任何势力和强暴都不能压制非洲人在自己的国家获得民主、平等和公正的要求。

“正是鉴于这些现实，肯尼亚政府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南非黑人城镇宣布紧急状态，妄图压制南非黑人从暴虐和压迫性政权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要求。

“显然，宣布紧急状态不会解决南非的长期问题。除非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并主持正义和尊重，否则南非将永远没有政治和平。

“因此，肯尼亚政府认为，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立即在全国实行大众民主是永久解决南非问题的方法。因此，我们要求南非政府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包括纳尔逊·曼德拉在内的所有政治拘留者，并毫不拖延地开始与南非的真正领导人进行讨论，以便为未来的南非政府制定一个民主宪法。

“只有这样，才能在该国避免即将来临的社会动乱和一场灾难。”

德克默拉里先生（法国）：很遗憾，现在南非的代表不在场，但我要讲清楚，南非的局势是殖民式的局势，他竟敢试图把南非的镇压和我国的某些领土的情况等同起来。南非的代表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差别。

法国并没有一个机构化了的种族主义政权，也没有国家种族主义的体制。我国法律并没有按公民的肤色而加以区分。

我要谈到另一点，我国代表团已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为了可以进行某些磋商，我要求安理会休会45分钟，这样我们复会时就能进行表决。

巴索勒先生（布尔基纳法索）：我代表安理会不结盟成员发言，我们和法国代表有同样的关切。我们打算要求主席你休会，以就决议草案进行磋商。我们认为，有理由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使所有成员国都支持决议草案。我们认为需要时间进行磋商，并认为有可能达成协议。

我们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3.1条提出这一要求。

我们不知道谈判要多少时间，希望能尽快行动，从而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决议草案。大概我们应该尽量不抱偏见地进行充分的讨论。

德克默拉里先生（法国）：我很高兴听到我的布尔基纳法索同事和朋友的发言。因为磋商是必要的。我要求在45分钟或一小时之后复会。希望能达成一致。如果确有必要进一步谈判——尽管我不相信如此，我们将在复会时向主席报告。我认为这是明智之举。我高兴地看到，布尔基纳法索代表在点头赞同。

主席：安理会已经听到了法国和布尔基纳法索代表根据第33条第1段提出的关于休会的提议。

我宣布休会。

下午7时45分休会，凌晨12时5分复会。

德克默里埃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向您和其他各位同事道歉，因为我们的磋商时间很长。但是，我们当然是不会不尊敬您和本理事会的。

下面我建议将我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巴索勒先生（布尔基纳法索）：再次代表本理事会里我们不结盟运动同事，我们完全同意法国代表刚刚说的话，我们对拖延了安理会这么多时间感到很抱歉。我相信，你会谅解的，这就是因为我们在努力在决议草案上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我已听取了法国代表的要求，但想到已经开始的谈判和协商，以及我们目前所到达的阶段，我代表我的同事们要求今晚不就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从而使一些代表能同本国政府就一些问题协商，这些问题仍是分歧所在。

主席：我们听取了安理会决议草案发起国法国代表和以安理会不结盟成员国名义发言的布尔基纳法索代表的发言。

我要说，在过去几小时里，这些代表做了许多工作；他们没在浪费时间。在这个走廊里的人都能看到真正紧张而努力的工作在进行中。这表明了安理会处理这一问题时的巨大责任感。

考虑到刚刚提出的建议，我要告知安理会，还有几位代表要发言。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现在休会。安理会下次会议将在今天上午11时召开，听取余下的几位代表发言。我要有关各方在11时以前碰头磋商，以便安理会能通过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决定。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凌晨12时10分散会。